



革命大批判文选

彻底批判“四条汉子”

第三集

山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记住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重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写作小组 (1)

学习鲁迅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精神

..... 黎 帆 (12)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彻底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反对改造世界观的谬论

..... 鲁 文 (23)

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自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

——批判文艺领域中的唯心论的先验论

..... 挺进文 (34)

必须肃清唯心论的先验论在文艺创作方面的流毒

..... 辛文彤 (44)

批判“写真实论”

..... 宇文平 (52)

坚定不移地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批判陆定一、周扬一伙的反“题材决定”论

..... 安徽工农大学 闻 工 (64)

历史的颠倒和再颠倒

——批判文艺领域中的英雄史观

..... 复旦大学中文系写作小组 (75)

从叛徒、卖国文艺看人性论的反动性

..... 刘康润 (86)

学习鲁迅，彻底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

..... 河北大学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95)

“人的文学”就是资产阶级文学

..... 何诗元 (104)

戳穿“写真人”鼓吹者的反革命祸心

——剖析周扬一类政治骗子的一个反动谬论

..... 辽宁大学中文系评论组 (111)

鼓吹资产阶级人性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评夏衍所鼓吹的“良心”

..... 辛文彤 (123)

批判夏衍的反共卖国剧本《上海屋檐下》

..... 西北大学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132)

奴隶是最敢于斗争的革命者

——从反动作品《包身工》看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地主
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性

..... 陈戈 (142)

记住社会主义革命 时期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重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 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委员会写作小组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一九五五年，我们胜利地进行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建国以后一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伟大群众运动。在这场斗争中，毛主席亲自撰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主要按语，深刻地揭露了胡风集团的反革命两面派面目，并且着重地指出了我们应当从中吸取的经验教训。它为当时的斗争指引了前进的航向，是我们辨别和揭露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阶段，都不能忘记毛主席所总结的这些深刻的经验教训。

毛主席当时这样指出：“我们所以重视胡风事件，就是要用这个事件向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具有阅读能力的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向他们推荐这个‘材料’，借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只要广大的革命人民从这个事件和材料学得了一些东西，激发了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能力，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就会被我们一步一步地清查出

来的。”

为了提高广大革命人民的觉悟程度，毛主席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中，对胡风集团的一整套两面派策略，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揭露，教育我们如何掌握反革命两面派的活动规律。毛主席说：“**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毛主席在批判这个反面教材中所揭示的胡风集团的两面派策略，主要是些什么呢？

“把大旗抓到手里”。胡风一伙在他们的文章中，抄录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俨然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自居。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抓住了大旗，捞到了资本，就可以在红色外衣的掩盖下招摇过市了。但是，“**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他们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为了糟蹋和攻击马列主义。胡风曾在密信中向他的党羽说：“为了‘字面’上要站稳‘立场’”，“要再看些马列主义”，否则，“一不小心，别人就会用这打死你的”。他的党羽们果然照办了，并得意地向胡风报告说：“虽然只学了几天马列主义，也足以应付这些老爷们了。”胡风和他的死党们的这些黑话，正是反革命两面派的自供状！胡风集团极其凶恶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划时代的光辉文献，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这部伟大著作。但是，胡风却教唆他的喽罗们，“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他们甚至还要写纪念文章，表示“拥

护”《讲话》。表面上披着马列主义词句的外衣，实际上不择手段地反对和诋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伙反革命两面派的无耻面目。

“用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胡风一伙，隐瞒了他们的反动身分和罪恶历史，采取各种手段，钻进了党和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部门。他们为了取得共产党员的称号，表面上“用最大诚恳”、“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地写报告，要求“入党”。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密信中却不打自招地承认，所谓“诚恳”就是虚伪，“老实”就是欺骗，都是对党进行“一场斗争”的手段，是孙行者钻进肚皮去的战术。他们不少人在用尽心思欺骗我们之后，爬进了党内来，甚至“深入到”党的“肝脏里面”，建立据点，扩充“实力”，盗窃机密，篡夺领导，猖狂进行反革命活动。象胡风分子这样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安在党和革命阵营内部的“定时炸弹”，如不及时清除，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害。毛主席早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教导我们，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那些企图混入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战胜他们的兴妖作怪。胡风集团也好，象刘少奇那样比胡风钻得更深、爬得更高的反革命两面派也好，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都无可逃遁地现出了原形。

“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反对党和人民。胡风集团是一伙十足的伪君子，是一群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在密信中说，对党“敷衍总是要敷衍的”，但是决不能“妥协”。胡风特别指示他的集团分子，要采取“以软包硬的好态度”，就是说，一面“用微笑包着侮蔑”和党“握手言

欢”，一面“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来对付党，以图打了人而不留痕迹，作了坏事而不露马脚。在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面前，胡风分子内心非常恐惧，对党对人民极其仇恨，他们时刻都想再同无产阶级较量。胡风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杀气腾腾地叫嚣：“我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到我看准了的时候，我愿意割下我的头颅抛掷出去，把那个脏臭的铁壁击碎的。”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简直可以听到这帮恶鬼的咬牙切齿的声音。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面前，胡风集团较量了一番，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碰得头破血流，自取灭亡。

胡风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完全是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的。他们在向党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作了长期的充分的准备。他们“宁愿在空气坏的洞中多待”，“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再多一些条件”，决不“在阵地未坚固前就放起枪来”。一旦他们认为形势有利的时候，就立即动员党羽，向党发动猖狂进攻，“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而当形势发生变化，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无中生有，当面造谣；或者抓住若干表面现象，攻击事情的本质；或者吹捧一部分人，攻击一部分人；或者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在他们的进攻遭到失败以后，就赶紧布置退却，销毁罪证，转移视线，订立攻守同盟，准备好每人一套假检讨，“装死躺下”。胡风还在密信中鼓励他的死党，“为了更远的未来”，“在忍受中求得重生”，企图继续用两面派的方式保存“实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但是，不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如何有步骤、有组织、有

计划，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提高了革命觉悟的广大群众面前，他们注定要失败的。其原因，他们是一小撮在伟大的中国人民中间完全孤立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

总之，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不利时退却，在有利时进攻，用假检讨来躲藏，用真进攻来反扑，表面上用上几句拥护马列主义的词句，实际上写的是反马列主义的文章，干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这就是胡风集团和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活动策略。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以及刘少奇一类骗子，都采用过这种策略。为了能够及时识破在非正常情况下从事活动的一切反革命两面派，我们必须增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观念，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针锋相对地同他们作斗争，并进而战胜他们。

胡风一类反革命两面派同我们的斗争，既然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那就不是什么个人的行动。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总要在共同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上结合在一起。他们为了从事破坏活动，也总要纠集一伙人，结成狐群狗党。由于他们是搞阴谋的，是不敢公开见人的，所以他们只能躲在暗处，进行秘密的宗派活动。反革命的阴谋集团，总是要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方式进行宗派活动，这是暗藏敌人的活动规律。毛主席在反对张国焘的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时曾经指出：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如此。他们采取种种卑劣手段，“联络人”，“争取人”，搜罗党羽，组织队伍；他们相互吹捧，封官许愿，沆

渣一气，狼狈为奸；他们“为了保证斗争”，使矛盾百出的极其虚弱的反革命组织不至立即崩溃，制定了一整套反革命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并十分注意用法西斯的语言灌输反革命的“气节”和“忠贞”，以便结成死党。“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在胡风反革命集团被彻底揭露后，他们暗中破坏所造成的各种“古怪问题”，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如同他们一切反革命活动都采取两面派方式一样，胡风集团的反党反革命宗派活动，也是用两面派的方式进行的。他们把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污蔑为“宗派”，把无产阶级专政污蔑为“宗派主义统治”。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这种贼喊捉贼的卑鄙伎俩，指出：“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现在的人也叫‘圈子’，又叫‘摊子’，我们听得很熟的。干这种事情的人们，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往往说别人有宗派，有宗派的人是不正派的，而自己则是正派的，正派的人是没有宗派的。”我党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表明，那些坚持错误路线、搞宗派、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两面派，总是污蔑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同志为“宗派”，总是对自己集团以外的一切人加以排斥和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是这样，周扬等“四条汉子”也是这样。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就曾痛斥过周扬、徐懋庸之流“借革命以营私”，“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的罪恶勾

当。鲁迅并从这里直接看出周扬之流可能“系敌人所派遣”。这种不要自己集团以外的一切人的作风，正是蒋介石法西斯国民党的作风。这些搞宗派分裂活动的反革命两面派，当他们窃取了一定权力，就与党分庭抗礼，并进而妄图篡党篡国。叛徒王明篡夺党中央的领导，叛徒张国焘另立中央，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就是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队伍内部某些人的思想错误和作风不正之处，常常被这种反革命集团所利用，成为他们从事反革命宗派活动的可乘之机。胡风分子正是这样干的。他们发现犯了错误的共产党员，就认为是可以“联络”和“争取”的对象。如果这些人坚持错误，拒不改正，就有被拉走的危险。这种情况，应当引起我们严重警惕。“一切犯有思想上和政治上错误的共产党员，在他们受到批评的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这里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深入开展批修整风，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的极端重要性。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胡风集团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反对党所确定的文艺方向，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文艺路线，是妄图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采取写文章、搞创作、办刊物、作讲演以及“指导”青年等等手段，宣传他们的主张，扩大他们的影响。最后他们通过三十万字的上书言事，系统地提出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文艺纲领，妄图以此取代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们就是这样企图从文艺领域打开缺口，

实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中，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是始终存在的，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就会出现阴谋家、野心家、里通外国分子，他们就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改变我们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因此，我们同胡风一类反革命两面派的斗争，其实质也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从路线斗争的高度，去分清是非，辨明真伪，才能识别反革命两面派。

胡风分子都是一些极端的唯心论者。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反革命阴谋家总是要用唯心论来反对马列主义，这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胡风狂热地宣扬，“主观战斗精神”是认识世界的“源泉”，“客观存在活在人的感性活动之中”，“万物皆备于我”。他们把自己抬到了九天之上，而把劳动人民污蔑成满身都是“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愚昧、无知、落后、自私的“芸芸众生”。他们所以要鼓吹唯心论，是因为他们是极其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根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总是高估自己的力量，低估革命人民的力量。这种对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唯心主义的估量，驱使他们对革命不断地捣乱，并必然遭到不断的失败。毛主席指出：“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这是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

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胡风这一伙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就是用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的世界观，作为他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精神支柱，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进行绝望的挣扎，直到彻底灭亡。

毛主席在严厉驳斥胡风污蔑辩证唯物论“最省力”的谬论的时候，针锋相对地指出：“**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在这里，毛主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深刻地阐述了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教育我们如何从世界观上去识别反革命两面派。一切反动派都是唯心论者，他们尽管可以给人以种种假象，但只要从世界观上去进行具体的分析解剖，他们的丑恶面貌就会暴露无遗。毛主席特别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有些人口称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却不重视批判唯心论这一斗争，或者说自己没有唯心论，或者说自己和胡适无关系，因而最好避开不谈。但胡风集团却是重视的，他们在研究如何对付的方法。**”胡风集团所以“重视”我们对唯心论的批判，是因为这个斗争给了他们以“矛盾和困难”，以致引起了他们的恐惧和憎恨。可见，批判唯心论，就击中了反革命两面派的要害，挖出了他们的反革命的思想根子，从根本上揭穿了他们的假面具。战斗的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能放下批判的武器。

刘少奇一类骗子不但在黑《修养》中鼓吹唯心论，而且散布过一种极其荒谬的理论，即唯物论只是“下头”的“东

西”，“上头”可以不学唯物论，不讲唯物论，也不要唯物论。他们散布这种反动观点的目的，就是要抵制毛主席多年来关于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导，在领导干部中取消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学习，以便于他们推行唯心论的骗局。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这种罪行，是看得更清楚了。

毛主席说：“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一切反革命两面派，不管他们隐藏得多么深，伪装得多么巧妙，手段多么狡猾，他们终究不可能逃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洞察，不可能逃脱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人民的天罗地网。也不管他们的内部反革命纪律如何森严，攻守同盟如何坚固，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和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总有一些人是可以分化出来的，死心塌地跟着他们走的人没有几个，他们最后必然变成孤家寡人，众叛亲离，落得个可耻可悲的下场。当然，反革命两面派的暴露是要有一个过程的，革命人民透过假象认识他们的本质，也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一段让他们隐藏着的反革命本质充分暴露出来的时间。在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暴露以前，可以暂时迷惑一些人，欺骗一些人。然而，当他们的真面目被揭露了之后，人们就可以从他们的庞大的假象中看出渺小的本质。

十六年前，我们粉碎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曾经极大地激发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提高了辨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推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这充分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在我们党的

历史上，虽然出现过各种反革命两面派的阴谋集团，他们推行右的或者“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妄图搞垮我们的党。但是，我们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指引，他们的阴谋活动，同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样，一个又一个地被彻底粉碎了。我们党正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每经历一次大的阶级斗争的锻炼，我们党就更加团结，更加巩固，更加坚强，更加兴旺。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洗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回顾我们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联系到党内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我们更加感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重要，“巩固党的统一团结”的重要。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都很好。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蒸蒸日上。在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继续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贯彻执行党的“九大”路线，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一年第十三期）

学习鲁迅反对假马克思 主义的斗争精神

黎 帆

早在一八八二年，恩格斯就指出：“**无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真理，不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我们党的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史上得到证实，也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两条路线斗争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文化思想战线上，为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同样记载着在内部斗争中顽强地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的一页。

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将营垒分清

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书信中，曾经明确指出：“**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那他对不可避免的斗争的爆发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来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为这不只是由于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总是力图

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面貌歪曲马克思主义，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在同国民党反动文化的代表“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枭蛇鬼怪进行激烈搏斗的同时，也坚决地批判了打着无产阶级旗号的冒牌的“革命文学”，尤其是对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投降主义及其叛徒、特务嘴脸的揭露，直到今天，还继续发挥着战斗作用，给我们以深刻的教益。

鲁迅一直是在被围攻中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因而，他对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性，有着痛切的感受和透彻的了解。

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鲁迅，“四条汉子”及其一伙，在篡夺了“左联”的领导权以后，为了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推行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一方面“拉大旗作为虎皮”，一方面又采取谩骂、造谣等各种卑鄙的手段，向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暗箭。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背腹受敌的境遇：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因此，“为了防后方”，鲁迅就不得不“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但是，革命家的鲁迅，在背腹受敌中，却“毫无退缩之意”，受伤之后“仍然站起来”，继续战斗。他在斗争中是

很清楚阶级敌人这一套反革命策略的。所以，不管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以及文艺战线上的一切枭蛇鬼怪是迎面而来，还是背后偷袭，没有一个能够逃脱开他的锋利的解剖刀。他在战斗的行进中，不时地提醒人们，革命的文学者，“不但应该留心迎面的敌人，还必须防备自己一面的三翻四覆的暗探”。鲁迅坚定地号召，革命文艺战线必须把反对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这就是鲁迅在三十年代革命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三十年代处于内外夹攻中的鲁迅，正是这样坚韧、顽强地开展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分清营垒的艰苦战斗。

这首先是一场从理论上鉴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因为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甚至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从“左”的或右的方面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

一九二八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出，虽然反映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左翼文艺战线的诞生，有过